

草稿的草稿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

□周恒祥

早上下楼，在电梯里，一位年轻的母亲叮嘱孩子：“草稿纸带了没有，今天考语文，作文要先写草稿，修改后再抄写到试卷上，不能在试卷上涂改哦！”

打草稿？我如今写作，都是在电脑上敲字，光标一闪一闪，像只不知疲倦的萤火虫。手指起落间，字句便服服帖帖地排列在发光的屏幕上。复制、粘贴、删改，都是极容易的事，一个退格键，或是一段拖曳，那些不妥的、生硬的、臃肿的词句，便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屏幕上永远整洁、光亮，呈现着“完成时”的完美模样。草稿呢？那被涂抹的、在揉皱的纸团里挣扎过的痕迹，都到哪里去了？竟有些想念那些曾绊过脚的草稿了。

学生时代，四五年级开始学作文，最怕又最重要的，便是这打草稿了。其后，打草稿便伴随了大半生。课堂上，老师的话是铁律：“想清楚再下笔！”铺开白纸或是双线格的稿纸，捏着铅笔头，对着一个题目，仿佛面对一座空白的沉默的山。心里是乱哄哄的一团，一片惘然空茫，无数念头像受惊的麻雀，呼啦啦地飞起，却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树枝上。铅笔尖迟疑地触到纸面，落下第一个字，那笔画常常是极重、极涩的，力透纸背，仿佛不是写字，是在雕刻自己的决心。写不了几行，便要停下来，咬着笔杆，怔怔地望着窗外。那时世界好安静，只听得见笔尖与纸张摩擦的“沙沙”声和自己的呼吸声。写错了，便用橡皮狠狠地擦，擦得纸面起了毛，晕开一小片灰色的云；若是发现一整段都不好，便用笔决绝地画上几个粗暴的大叉，或者干脆将那几行密密地圈起来。一张草稿纸，从最初的洁净，到后来的满目疮痍，那过程，真像是一场无声而艰苦的战斗。最后将修改好的文章，一字一句、工工整整地誊抄到作文本上时，心里竟会生出一种近乎庄严的喜悦。之后返回的作文本里老师画的红色波浪线，是对自己最好的犒赏。

后来，师范毕业，做了教师，喜欢写些关于教育的零碎感想和生活感悟。投稿要用稿纸，打草稿的习惯便从少年延续到了青年。夜阑人静，或是黎明前，灵感撞击着我年轻的心，一跃而起，坐到桌前，在台灯一圈温黄的光晕里，摊开白纸。那时笔下流出的，多是白日里课堂上某个孩子倏然亮起的眼睛

眸，或是自己某一时刻的顿悟与惭愧。草稿上的字，便也潦草、随意了许多，思绪走到哪里，笔就跟到哪里。待一篇初成，再回头去读，便像一位苛刻的园丁，审视自己刚刚栽下的花木。于是，箭头引着段落上下迁徙，批注挤在行间的窄缝里窃窃私语，还有那代表删除的粗重墨线，像一道道壕堑。这时的草稿纸，成了一幅布满等高线与标记的地图，记录着一次思想垦荒的全过程。

写信年代，每一封倾诉都是从草稿纸里走出来的。从前的人，写一封信，是多么郑重的仪式。这郑重，在关乎情爱时，尤甚。见过影视剧里的画面，一盏孤灯，一个人影，对着信纸出神。笔提起来，又放下；落下几个字，又涂去。那不是在写，是在用文字雕琢自己的心。于是打起草稿来，将那些滚烫的、凌乱的、羞于启齿的话，先倾倒在安全的、不会被对方看见的草稿纸上。这一句，语气是否太急切？涂掉，换成更含蓄的试探。那一段，倾诉是否太直白？圈起来，在旁边补上几句日常的絮叨作掩饰。草稿纸上，布满了修改的辙痕。那揉皱又展平的信纸边缘，或许还留着指尖紧张的微潮。那封最终寄出的信，已然是过滤了无数次冲动、权衡了千百回分寸的“平静的海洋”了。远方的人，收到的是经过淬炼后的成品，平整而深情；对方永远不知道，为了这几页平静的文字，写信人曾经历过怎样的内心风雨。

自然地想起文学巨匠们的草稿。孙犁先生晚年的文章，平和如白洋淀的芦花。他的草稿，多写在旧报纸的边角，或是用过的信封背面，或者是包书皮的牛皮纸。想来那朴素的字迹，一定紧紧地偎着新闻铅字或地址姓名的残影，那草稿里，除了文思，怕还沾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。见过鲁迅先生的手稿，影印本，那简直是一场思想的暴风雨现场！疾书而下的行草，夹杂着时而停顿、时而奔突的力道。增补的字句，如奇兵突袭，从天头、地脚、行侧包抄过来；删划的线条，则如断刀的寒光，凌厉果决。看那样的草稿，你几乎能听见笔锋刮过纸面的“嗤嗤”声，能看见烟雾缭绕中，先生紧蹙的眉头与灼灼的目光。

谁的作品不打草稿？

古人也非不打草稿，只不过今人见的是古人“笔落惊风雨”的快事。王勃当年在滕王阁挥毫而就千古序文，人们叹为

神速，说是“腹稿”已成。可那“腹稿”二字，何其沉重！那看不见的草稿，写在心跳上，刻在呼吸间，比任何纸上的涂抹，都更需一副铁打的心肠。所谓“倚马可待”，并非凭空而来。只是那稿纸，是硝烟，是沙场秋风，是胸膛里滚烫的血。他们将草稿打在性命攸关的瞬息，打在时代纷乱的幕布上，那每一个定稿的字，都是从更巨大的涂改与抉择中幸存下来的。今人只见其捷，谁人见其艰？

最震撼我的，却是那些本无意传世、却因保留了“草稿”的鲜活状态而成为永恒经典的墨迹。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，微醺之中，逸兴遄飞，涂抹添改，历历在目。后人摹刻得再精，终究失了那份酒意阑珊、笔随心走的率真。“癸丑”二字的挤迫，“痛”字的覆盖重写，哪里是瑕疵？分明是那个春日里，生命最饱满的呼吸与脉搏。颜鲁公的《祭侄文稿》，更是血泪交进的草稿。笔走龙蛇处，是椎心泣血；枯涩涂抹处，是哽咽难言。

而人生，又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、在命运稿纸上的“打草稿”呢？

我们从小被问及“长大做什么”，那稚嫩的回答，便是人生的第一份潦草腹稿。少年时选择文理，青年时抉择前途，每一次选择前的辗转反侧，都是在灵魂深处涂抹又修改的笔迹。经营一种生活，更需“千方百计千谋万虑”：在脑海的暗室里，一遍遍预演未来的场景，权衡得失，模拟应对。那深夜不眠的思虑，那与人交谈后的恍然，那阅读或经历带来的领悟，都是在为人生这篇大文章打着看不见的草稿。只是人生的草稿，并非写在纸上，而是写于时间与行为之中。它的涂改，是走过的弯路与错路；它的增补，是偶遇的机缘与点化；那最终也无法完全誊清的，便成了我们眉间的纹路与心上的年轮。

我们很难获得一张无瑕的人生定稿。因为生命本身，就是一份正在进行、永难定稿的草稿。它的价值，恰恰在于那无法被完美规划的“可能性”，在于那无数次涂改中展现的韧性、反省与成长。

从笔筒里摸出一支许久不用的碳素笔，又找出一张素白的纸。笔尖有些涩了，在纸面上留下第一画时，果然有些吃力。我写下“打草稿”三个字，并不去想结尾。我知道，此刻，我写的，不过又是一份关于“草稿”的草稿罢了。

□涂俊明

人生一辈子，会有太多乐子，由“乐子”衍生兴趣，然后由兴趣成“梦”，一脉追求，成为“乐中人”。我就萌生过与电影“眷恋”的故事。

年少时候，电影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就是谜！一方洁白如银的银幕上，“杨靖宇”“黄继光”“董存瑞”那些真人真事、真刀真枪、真山真水，活灵活现。配上银幕背后悬挂着的大喇叭的共鸣声，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那美妙婉转的歌声，上甘岭战场上激烈的刀枪声，还有迎面呼呼开过来的坦克与飞机……声画同步，真实逼真。那时的电影，就是又一方人生的大世界。里面喜怒哀乐、慈善凶残、莺歌燕舞、童话神仙，样样都有，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就在电影里满满地盛装着，展现在洁白清新的银幕上。

我，迷上了电影。于是，街镇上苍老的“红星剧场”，只要来了电影放映，我必去之；小学操场张挂银幕了，我必提前到这时候；邻村的大晒场上放电影，我顾不得晚饭饱腹，便提前赶到，久久地痴痴地守之。一次，邻村中浒庄放露天电影，我去得太早，人家还在架设机器设备，拉升张挂大银幕。

“小朋友，帮帮忙好吗？”“您要我干啥？”“哎，

我的电影梦

【四季零墨】

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作者操作16毫米电影摄影机，拍摄建桥过程纪录片。

帮忙把那喇叭线递过来……”我兴冲冲地配合，又是拉绳子，又是递电线铅丝的。完了，又貌似老练成熟地来到放映机旁，看看有什么需要递送帮忙的。有时候还情不自禁地手痒痒，轻轻地缓缓地摸摸胶片圆盘，心说：今晚的战斗故事《回民支队》全部在里面歇着，马上天黑就要放映出精彩来了……“你帮忙不少，就让你摸个够哈！”放电影的师傅既是夸我，奖励我，又像是带着几分逗趣。

“要是以后我能放电影多好啊！”一种乐子，在眼

前；一个憧憬，在心里；一份期待，在梦里。

为了圆这个“电影梦”，我开始对放映队感兴趣，对放映员这个职业肃然起敬。小学里的吴老师被调到县流动电影队学放电影。在操场露天放电影值机挂片操作时，工作灯下的吴老师更显得英俊可敬，“哇哈，吴老师还会放电影啦！”孩子们奔走相告，如此这般地对曾经的老师赞美着。我心里则是加倍敬仰着：“我也能像老师那样放电影，该多好！”

做起了“电影梦”，我便会在学习与生活里随时随地随处演绎出来。我常常在作业本上画出心声。那些作业本的空白界面上，我会学着画上一二段带齿孔的电影胶片，还用圆瓶盖作模，画上几个胶片盘，再“美化”一下，组成一幅小故事；图画课上，最希望老师布置“创作画”作业。那样的话，我的图画作业稿，肯定是银幕、放映机、胶片盘、镜头光线路、战斗画面、八一电影制片厂那“五角星”放光芒等画面；黑板报上，时有我模仿着电影队放映员刻写幻灯片的字样：“静”“换片”“再见”等……班主任王田法老师说：“你呀，四处都涂画着电影，以后就放电影好咧……”孩子气的我，居然听不出来老师在打趣我，听之还蛮兴奋咧。

后来，我的“电影梦”没有成真，没能当上放映员，沮丧了好一阵子。

俗话说“机会等着有备者”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单位行政机关成员下基层，要求“管理人员学技术”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就申请加入电影放映机组，我要学放映！就这样，实现了电影放映梦的第一步，经过专业培训，名师指导，通过专业考核，我获得省公司核发的电影放映员技术证书，“冠冕堂皇”地成为一位心仪的“电影人”！虽然这仅仅是“兼职”，我都会时不时地当作“正业”来干。于是，从最小最轻便的8.75毫米、F长江—16毫米移动机，到当时先进的长江35毫米移动式座机，从电子管到晶体管，再到印刷电路板机组，什么光还音、磁还音系统，逐一拨弄操控，我以手中的放映机一盘接着一盘地放映着银幕光彩！

再后来，我结合自己的政工宣传岗位，开始参与纪录片专题写作与实地实时组景拍摄，甚至在专题片的拍摄制作中，划着小舢板，冒着严寒，连摄影机都冻得转动迟缓秒速了，还坚持在冰天雪地的淮河上，拍摄鲁沪输油管道江苏淮河大桥水上施工作业作业的纪录片……

时过境迁，眨眼间就是几十年。眼下，我的“电影梦”已经醒了，留下了那些青葱岁月的痕迹。回忆起那场人生电影来，还真是回味无穷，乐趣多多，念想多多……